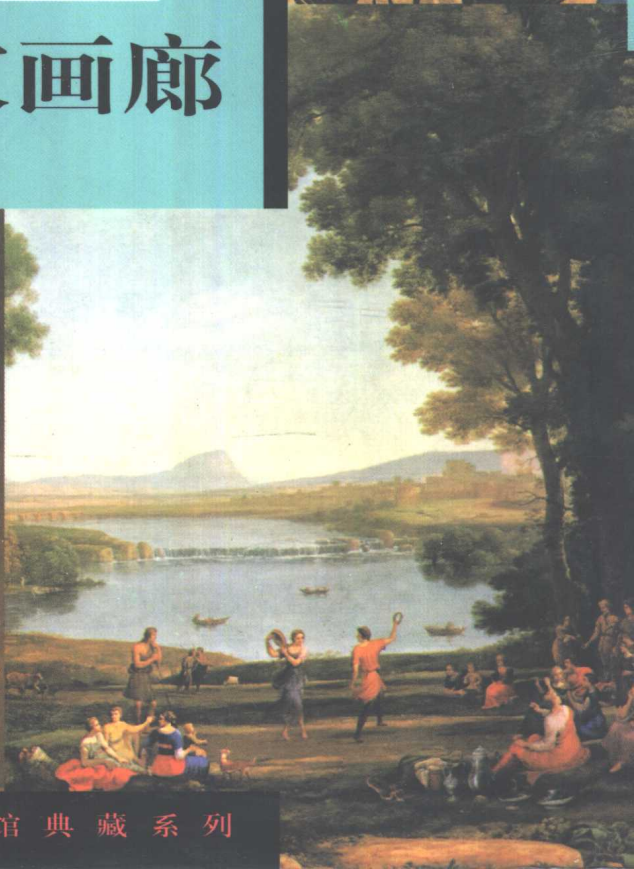


世界美术馆巡览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伦敦 国家画廊



家庭艺术馆典藏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伦敦国家画廊 / 外文出版社编辑部, 光复书局编辑部编著.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9.3

(世界美术馆巡览)

ISBN 7-119-02333-0

I. 伦… II. ①外… ②光… III. ①伦敦国家画廊—简介

②艺术—作品—简介—世界 IV. J-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896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世界美术馆巡览

伦敦国家画廊

原 著 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编 著 外文出版社编辑部、光复书局编辑部

总 监 修 金维诺

总 审 订 罗世平 徐庆平

审 稿 余 丁

总 策 划 王大晔

主 编 吴运鸿

责任编辑 郭 漫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宁成春 吴需锦

美术编辑 陈树明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行销策划 北京光海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东直门内大街 177 号七层 邮政编码: 100007

联系电话 (010)64075239、40、41、42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160 × 215 毫米)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印 张 6.25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2333-0/J · 147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艺术是永久的，
时间是短暂的；
艺术能把人们平庸的生活提升，
把世界变形，
使生活中的一切
在明亮的光圈里浮动！

——朗费罗

家庭艺术馆典藏系列
世界美术馆巡览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1. 卢浮宫美术馆 (法国)

LOUVRE PARIS

2. 华盛顿国家画廊 (美国)

NATIONAL GALLERY WASHINGTON

3. 波士顿美术馆 (美国)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4. 大英博物馆 (英国)

BRITISH MUSEUM LONDON

5. 伦敦国家画廊 (英国)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6.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奥地利)

ART HISTORY MUSEUM VIENNA

7. 普拉多美术馆 (西班牙)

PRADO MADRID

8. 乌菲兹美术馆 (意大利)

UFFIZI FLORENCE

9. 慕尼黑美术馆 (德国)

PINAKOTHEK MUN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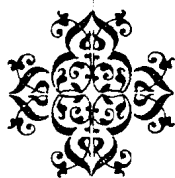
10. 阿姆斯特丹美术馆 (荷兰)

RIJKSMUSEUM AMSTERDAM

世界美术馆巡览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伦敦国家画廊





前言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会委员

金纯范

每次出国访问,我首先是去参观当地的美术博物馆。这不仅是为了了解美术,还因为美术馆的陈列最能反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成就和文化气质,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同时,有的国家博物馆还常常藏有大量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品,能够呈现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成就,使你能广泛获得世界文化信息。

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性的,并且通过相互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来就善于在交往中吸收和融汇外来事物与思想的精华,使之丰富本土文化。这样既不断补充着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又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要求,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汉唐时代,我国就是在国际交流中,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通过丝绸之路我国既接触和吸收了中亚、南亚和西方传来的文明,也将自己的创造奉献给了东、西方国家,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不仅使我国接触了印度的佛教信仰和思想以及文化艺术,而且在我国大大丰富了佛教哲学和思想内容,发展了自己的佛教艺术,并进一步影响到东方各国。以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及辉煌的文化艺术成就,曾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近代只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封闭,科学技术才反而落后,文物和艺术品也成了帝王和统治阶层的珍

藏和玩物，群众性的美术博物馆的设立几近于无。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大量流失，不少古代文化艺术精品成了别国博物馆的藏品，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一座面向群众名副其实的美术馆。近年由于考古的大量发现才逐步丰富了各级博物馆的藏品，并普遍对民众开放，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大量实物，对于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成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目前我国博物馆大多尚为历史或地志文物馆，而美术馆多属现代美术作品展览馆，大多只是举办临时性陈列，缺少经常性藏品展。古代文物有不少是精美的艺术品，而且保存极为丰富，但作为历史性地志性的陈列，展出总是有限的，例如大量的唐代墓室壁画，如没有专馆陈列，就很难呈现壁画发展的历史面貌；而近现代著名画家虽也建立了少数纪念馆，但是还有许多杰出艺术家的作品缺少保存和收藏地点，有的甚至仍在流失。如何采取抢救性措施，使许多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能得到妥善的收藏和陈列，还亟待解决。直到现在，作为世界性大国我们还没有国外美术藏品，没有世界性的美术馆。因此从美术馆的建设来说，我们还有着艰巨的任务，今后如何加强博物馆和各级美术馆的建设，需要认真提上日程。我国是个东方大国，也应有自己的世界性美术馆，而这只有依靠友好交流的方式来逐步建立。

在没有自己的世界性美术馆前，如何加强国际美术交流以及交换美术展览，将是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出版介绍世界各国美术馆收藏的图集也是加快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一次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一世界各国重要美术馆藏品集就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有力措施，当能使很多没有机会出国参观的读者大饱眼福，看到许多精美作品的复制品，多少弥补不能看到原作的遗憾。同时对美术创作和普及世界美术知识都将起到应有的良好作用。

1998年11月30日

目 录

前言	金维诺 3
珍品名作荟萃的伦敦国家画廊	余 丁 6
图版导览	
意大利	17
佛兰德斯、荷兰	83
德国	113
法国	123
西班牙	143
英国	153
名作特别鉴赏	161
美术馆简介	169
艺术家小传	172
图版索引	194

珍品名作荟萃的伦敦国家画廊

余丁

中央美术学院 博士

初到伦敦便赶上大雾，让人真正领略了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对伦敦天气的描述，在这里，大雾和阴雨天气是经常的事，不过那丝毫不会影响你对这个城市的观光和游览。

伦敦是一个富于传统的城市，它的名胜古迹和现代建筑美不胜收，匆匆过客每每难以尽兴，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有选择地参观。伦敦的博物馆和画廊往往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的神往之地，您大可花上一、二天时间参观著名的大英博物馆，那里的藏品可以同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博物馆相媲美。不过，伦敦还有一个真正具有特色的绘画收藏和陈列之地，那就是著名的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

伦敦的白厅街是一条很著名的街道，它因1622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建筑的王宫白厅(Whitehall)而得名，不过白厅的建筑如今只剩下当年的宴会楼了，楼内大厅天花板上的彩画是鲁本斯的手笔，其中一幅画是詹姆斯一世被封为圣徒的故事，另一幅则表现了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史实。白厅街约半公里的街道两侧，是英国政府主要部门集中办公地，左边是外交部，右边是国防部，还有过去曾指

挥全球最大舰队的英国海军部。走过外交部后紧接着向西一拐，就是唐宁街，世界著名的唐宁街10号是历届英国首相的官邸。在白厅街上，你还会看到英武的皇家骑兵队的岗哨，他们头戴缀着红缨的银盔，挺身马上，有如古代骑士，又像尊尊雕像，一动不动，眼前无论出现什么景观也不为之动色。

从白厅街北行走到尽头，有一个广场，叫特拉法加广场，是为了纪念1805年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在西班牙沿海击败拿破仑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而得名。广场中央耸立着一个希腊科林斯式的纪念圆柱，柱顶是纳尔逊的立像。如今的特拉法加广场是游客的必经之地，也是鸽群聚会之所，伦敦国家画廊就位于广场



◆ 由特拉法加广场眺望伦敦国家画廊

的北侧，这是一座古典的、横长而不甚高的建筑，其外观和室内并无特殊之处，在规模上也无法与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美术馆以及欧洲其它的美术馆相提并论。不过既然冠之以“画廊”之名，其性质自然与一般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不同，所谓“画廊”，按字面理解不过是挂着画的走廊，比起博物馆庞大的建筑规模和种类繁多的收藏而言，画廊则要显得亲切、精巧和雅致一些，伦敦国家画廊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同欧洲许多古老的画廊相比，伦敦国家画廊是较为年轻的一个，它最早创建于1824年，是以一位在伦敦定居的俄国银行家J.J.安格斯汀所藏的38幅作品为基础，并用这位已故富商的宅邸作为陈列场所的，经当时的首相提请议会批准冠之以“国家画廊”之名。从它创立之初，其性质便与欧洲的许多国家画廊有着明显区别，因为那些画廊大都是以皇室和宫廷的收藏作为基础，而伦敦国家画廊却是依靠接受收藏家捐赠和对民间藏品的收购而逐步丰富起来的。经过170多年的发展，其收藏品已逾2000多件，虽然这个数目并不及卢浮宫的绘画藏品的一半，但其精彩程度却丝毫不逊色。

据说，现在的馆址是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皇继位后不久建成的，由于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教育和历史的重视，国家画廊也获益匪浅，1938年与皇家美术学院一起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后美术学院搬走，它才独立成为美术馆。

建筑的设计者威廉·威尔金虽然有才华，但此设计却不算极佳，现在只有正面部分仍保留了他当年的设计——雄伟的希腊科林斯柱式组成的门廊，拜占庭式



◆ 伦敦国家画廊典雅的展厅

小圆顶装饰等等，而其它部分都已做过大幅度的改建和装修。

伦敦国家画廊约有30多个展室，但我们并不能看到它的全部展品，因为这里的展品都是定期更换的，如果有特殊需要则可以预约。同大英博物馆不同，伦敦国家画廊不允许携带提包和相机进去，但也不用买门票。

就其藏品而言，意大利画派的作品显然是该画廊收藏的重头戏，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居然在画廊中占据了近一半的展室。

进画廊大门左边第一号展室便是展出的意大利14世纪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作品，这其中包括一幅杜乔创作于1308—1311年的大型祭坛画《基督变容图》，这是国家画廊的收藏中年代最为久远的作品之一。此外，还有比萨奈罗（又名比萨诺）、马萨乔、乔托、乌切罗、弗兰切

斯卡等人的作品，这其中以乌切罗的《圣罗马诺之战》和弗兰切斯卡的《基督受洗》在美术史上尤为重要。

《圣罗马诺之战》作于1456—1460年左右，是一件嵌板画，共有三幅，另两幅分别藏于乌菲兹博物馆和卢浮宫美术馆，作品描绘了非常壮观的战斗场面。圣罗马诺战役发生于1432年，是乌切罗作此画20多年前的事，这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著名，它之所以被大加宣扬，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割据城市因为不同的利益追求而彼此间不断诉诸武力，圣罗马诺战役就是其中一例，它以佛罗伦萨战胜锡耶纳军队而告终，佛罗伦萨转危为安，市民爱国热忱高涨。大银行家的代表美第奇家族趁机掌权，对内对外实行新政，重振经济，壮大实力，发展文化艺术，形成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因此，圣罗马诺战役被视为佛罗伦萨共和

国中兴的转折点，美第奇家族邀请乌切罗来作此画，用它来装饰美第奇宫。

从表面上看，这幅画可能显示出十足的中世纪画风，乍看上去手法也并不十分新颖，画面上的人与马都像是木头做的，几乎如玩具一般，而且整个画面还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令人觉得那远非真实的战场。但若进而探求，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木偶似的人、马背后，画家是在如痴如醉地探索他的画法的新的可能性，于是，他苦心经营，要画出在空间中凸现的人物，这使得画中的人物都像是刻成的，而不是画成的。

乌切罗对透视法的热衷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据他的画友说，他日日夜夜用透视缩短法画各种对象，以致于他妻子催他睡觉时，他几乎头也不抬地大叫：“透视法真有意思！”。显然，在这幅画中，为了用正确的透视缩短法描绘丢弃在地上的断甲残盔，乌切罗绞尽了脑汁。他最得意的或许是那个倒地的武士，用透视缩短法画那个武士一定很难的，虽然相对于其他人物来说，他显得太小了，但从来没有人这么画过，不难想像，那个武士像一定在当时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尽管乌切罗还不懂得如何利用光、影和空气的效果去软化那以精确的透视法画成的粗糙轮廓，但站在国家画廊里面对这幅真迹，我们并找不出它有什么瑕疵。乌切罗虽然一味用几何学的方法作画，但他毕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完全沉浸于新技法的种种难题当中，与那些缺乏献身精神、胸无大志的画家相比，的确是难能可贵。

《基督受洗》可能是弗兰切斯卡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件，它是圣约翰小礼拜堂

◆《圣罗马诺之战》(局部) 乌切罗





祭坛画中间的那一块。

弗兰切斯卡是当今最受关注的15世纪意大利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在色彩、透视关系和气氛处理上都有独到之处，他对于画面比例和构图规则的兴趣，同他在数学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构图的精确和几何化的处理，使得他的作品在20世纪这个抽象艺术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伦敦国家画廊从19世纪起便对弗兰切斯卡的创作赞赏有加，并先后收藏了三幅他的作品，其中《基督受洗》是弗兰切斯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家以灰冷的色调、稳定的几何形构图，表现了基督在约旦河中受洗后出来的那一瞬间的场面。弗兰切斯卡早年曾师从委罗基奥，并

对乔托、马萨乔和乌切罗等前辈画家的作品进行过潜心研究，从而获得了有关色彩、明暗法和透视学的系统知识，其艺术创作中的主要题材都与宗教传说有关，国家画廊收藏的另一幅作品《基督降生》，虽然由于过去保存不善，表面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磨损，但同样反映了这位画家在色彩、透视关系和气氛处理上的独到之处。

弗兰切斯卡不仅精于绘画，而且还结合艺术创作的体验，撰写过论文《远近法》和《论五个正确的人体》，具体阐述了绘画的透视学和体积测量的方法，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国家画廊对于威尼斯画派作品的收藏颇为丰富，仅早期代表乔瓦尼·贝利尼便专有一室展出其作品。与意大利中部的古典派画家依靠完善的构图和均衡来完成画面的和谐不同，乔瓦尼·贝利尼巧妙地运用了光与色来作画，像国家画廊所藏的《莱奥那多·罗雷丹总督》肖像即是贝利尼肖像画方面的代表作品，画面上的人物居威尼斯共和国总督之尊，身着华美的礼服，不屈不挠的神态丝毫没有给人做作的感觉。而另一幅藏品《草坪的圣母》所表现的田园诗情，让人在宗教的氛围中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乔瓦尼·贝利尼是威尼斯画派的开派大师之一，他注重对自然的观察，并且从弗兰切斯卡那里学习了用色和明暗法，逐渐摆脱了生硬的描绘，形成了色彩丰富、情调宁静和注重风景的风格。他主持一家异常繁忙的画坊，16世纪的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乔尔乔内和提香即出于其门下。国家画廊对他的这两位大师级的弟

子的作品也是收藏颇丰。

乔尔乔内的《有人物点缀的风景》、提香的《不要摸我》、《温德拉明家族》，以及他们两人合作的《维纳斯与美少年》等等，画中所透出的青山美景、诗情画意，着实美不胜收。

令国家画廊感到自豪的是，他们除了不乏文艺复兴意大利各个时期及各地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外，还拥有盛期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巨制。



◆《圣母子、圣安娜和圣约翰》 达·芬奇

像达·芬奇的素描作品《圣母子、圣安娜和圣约翰》，根据专家考证，它应该是现存于卢浮宫的《圣安娜与圣母子》那幅祭坛画的画稿，正如文艺复兴的美术史学家瓦萨里所言，这幅画常常被视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当它完成而展示于众人面

前时，观众人山人海。这幅作品于1763年由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的兄弟R·乌多尼从威尼斯的沙格雷德家族购得，1791年成为皇家美术学会的财产，直到1966年，国家画廊才从皇家美术学会购得这幅珍品。除了这些作品外，国家画廊还藏有《岩间圣母》、《两个奏乐的天使》、《圣母子》等几幅作品。

伦敦国家画廊所藏的《岩间圣母》与卢浮宫所藏的那幅出于同一个画稿，据说它是为米兰的圣·弗兰西斯大礼拜堂的中心祭坛而作，卢浮宫所藏是它的第一个版本，达·芬奇当时并不愿意画这个相同构图的作品，但经过一番争论后，还是画成了这幅作品。这幅作品约创作于1503—1506年，比卢浮宫所藏的那幅晚了约整整十年，两件作品从构图到人物背后的风景都基本相同，人物动态基本一致，只有细微的差别。

在本馆所藏的这幅《岩间圣母》中，约翰在天使的陪同下，朝拜岩洞里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婴基督，千奇百怪的岩洞里花草丛生，洞顶射进的阳光融于幽暗的岩洞，在人物丰满的体态上辉映。看着这幅作品我们会想起画家所说的“自然造就的千变万化的神奇形象”，仿佛他就站在“一个大山洞”前惊叹不已，“里面实在太黑了”，他似乎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惊人的东西。画中除对细节作出真实处理外，我们还可以感到达·芬奇在自然中所发现的，并行之于笔端的神秘气氛，而这种神秘气氛或许可以解释存在于他绘画中的魔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另一位巨擘是米开朗基罗·布恩纳罗提，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比达·芬奇年幼23岁，却比他晚

死45年，他在自己的漫长一生中看到了艺术家地位的彻底变化，由手工艺人而变成真正的艺术家，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亲自促成了这种变化。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以壁画和雕塑居多，架上绘画留存相对较少，而在伦敦国家画廊我们却见到了数幅米开朗基罗的油画作品，尽管它们的真伪仍值得讨论，但至少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米开朗基罗的艺术风格。

《基督安葬》一画的作者属谁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它是米开朗基罗未完成之作，又有人认为它同国家画廊的另一件归于米开朗基罗名下的作品《曼彻斯特的圣母》一样，是出自曼彻斯特传说中的大师之手，但不管怎样，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米开朗基罗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亚历山大城的圣加德琳》 拉斐尔



与米开朗基罗不同，国家画廊收藏拉斐尔的作品超过十幅以上，并且基本上都真实可信，这大概也与拉斐尔本人的架上绘画作品数量较多有关。像《骑士的幻像》是拉斐尔最早期的作品之一，《亚历山大城的圣加德琳》则是盛期文艺复兴“弯曲线条”的典范之作，而《安西迪家族的圣母》却是那些“古典仰慕者”心目中“理想化”的范例。

面对这些光彩夺目的作品，我想，拉斐尔几百年来之所以能始终享有盛名，便是由于他理想化的手法并未丧失丝毫的生动性和真实感，在他的作品中根本看不出图式化和刻意雕琢的痕迹，他所绘的圣母均置身于爱与美的光明世界中，这或许就是至今人们仍把拉斐尔的名字同美丽的圣母以及古典世界的理想化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拉斐尔出道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已步入晚年，但这两位大师却成了艺术上的对手，生活中的劲敌，虽然都才华横溢，但拉斐尔更招人喜爱。也是由于他人情练达，罗马教皇宫廷中的学者和权贵都同他过往甚密，而命运却是如此捉弄人，在他37岁即将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时，不幸亡故。尽管他几乎像音乐家莫扎特，以及后来许多有才华的画家一样不幸短命，但他却以其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谱写了短暂的一生，这也是我们能在伦敦国家画廊看到他众多精美的绘画作品的原因所在。逝者如斯，但看到这些作品，不禁让思想之舟带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6世纪意大利艺术的辉煌时代，在罗马的万神庙内，我们看到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红衣主教本波(Bembo, 1470—1547)为拉斐尔所撰的墓志铭：是唯拉斐

尔之室。方其生时，造化增光；宛其死矣，地老天荒。

伦敦国家画廊收藏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北欧国家的绘画，其中荷兰和佛兰德斯的作品极为引人注目，它们占据了大约6间展室。这当中首先映入眼帘，让人惊叹不已的便是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这幅作品在欧洲美术史上极为重要，它向世人证明一点，那就是这位身处北欧尼德兰的画家虽然不是油画的发明者，但他的油画技法和材料却比同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要高明得多，据说当时的意大利画家还不知道调合油来作为绘画的媒介，不了解能使画面长久保存下去的配方，而凡·艾克兄弟对油画的改进，使得他们的作品即使历经500年后的今天，仍然鲜亮如新，光彩照人。这种媒介的配方后来被一个叫梅西纳的意大利人传到了意大利，在国家画廊的意大利展室里，也有这位画家的作品，这不禁让人想起，或许没有凡·艾克兄弟和梅西纳，便不会有拉斐尔那些光彩照人的圣母了。

在凡·艾克的这幅《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我们看到现实世界中平凡的一隅仿佛魔术般地被突然搬到了画板之上，面对画中的情景，我们宛如走近了新婚的阿尔诺芬尼夫妇。

据本世纪最著名的美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先生考证，眼前的情景，正是这对夫妇生活中的一个庄严时刻——举行婚礼的时刻，在新娘把右手放在新郎的左手上，新郎去拉新娘左手便是两人结合的神圣标志。潘诺夫斯基从房间墙上挂着的画得极为逼真的镜子，以及房内陈设、白天燃烧着的蜡烛等等，推断出这一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凡·艾克

不是普通的房间，而是严格意义的“洞房”，继而推断画面描绘的是举行婚礼的神圣时刻。这样就能解释画家在画面的显著位置上用拉丁文题在“扬·凡·艾克在场”的缘故了，从挂在后墙上的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从后面映现的整个场景，其中似乎还可以看到这位画家兼见证人的身姿。使用这种有见证人的正式签名的新型图画，使它获得了一张照片所起的法律上的作用，这个想法是阿尔诺芬尼那位意大利商人的主意，还是这位北方画家的高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佛兰德斯的画家作品收藏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鲁本斯的《帕里斯的裁判》和《草帽》，这些作品原本是在印刷品中看到，根本无法想像鲁本斯原作中的色彩是多么的绚丽，像《草帽》中那种红与

黑的颜色搭配叫人叹为观止。

鲁本斯不但擅长绘制色彩绚丽的大型构图,而且善于巧妙地使这些构图洋溢着意气风发的活力,在他的彩笔之下,油画已不再是用色彩细致点染成的素描,而是一种用“绘画”手段画成的作品,正是这种奇才使鲁本斯享有了前无古人的盛名和成功。

鲁本斯在很多画中显示了他对女性裸体的爱好,如在《帕里斯的裁判》中,女性肉体丰满,正合佛兰德斯当时的风尚,但她们全身跳动着生命,真实地表现出肉感的美。

帕里斯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信使之神把三个女神——弥涅耳瓦、维纳斯和朱诺带到他那里,要他把金苹果奖给其中最美的一个,那时他正在为父亲牧羊。画家把三个女神画在树林里,彼此分开而立,帕里斯和他的狗坐在右边的一棵树下,信使之神站在他的上方。帕里斯右手拿着苹果,即将把它奖给维纳斯,三女神头顶上有帕里斯看不到的复仇女神,预示着帕里斯将从维纳斯那里得到报应,娶海伦为妻时就会发生特洛伊战争。

这幅画寓意丰富,而个人温柔的感情和对自然的观察也同样丰富。尽管至今仍有人对鲁本斯画中的“胖女人”提出非难,但这种挑剔却与艺术无关,我们自不必过分认真地对待它,不过正是由于经常出现的这些批评,才足以说明,鲁本斯之所以雄踞同时代艺术家之首,正是由于他对充满活力、几乎粗犷的生活所具有的乐趣进行的描绘。

伦敦国家画廊也不乏17世纪荷兰大师伦勃朗的精品,这其中包括《行淫中被

捕的妇人》、《伯沙撒的飨宴》、《河中浴女》以及《白画像》等数幅名作。在信奉新教的荷兰,那些不爱画肖像或不擅长画肖像的画家便只好不再指望主顾向他订画,他们不能再效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画师的作法,他们必须先绘制出作品来,然后再找买主。伦勃朗就是这样一位肖像画大师,他是鲁本斯的同辈,这位画家并没有像达·芬奇或者丢勒那样写下自己对艺术的见解,也不像给后世留下遗训的米开朗基罗那样才倾一世,更不像鲁本斯那样留下与同时代一流学者交流思想的书简,然而,同那些大师相比,人们似乎对他更加了解,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惊人的自传——他的自画像。

在这组自画像中,既有他的年轻时代——他作为一个成功的、甚至红极

◆《34岁的自画像》

伦勃朗

